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二十五回 韓慶雲高中魁首 濟小塘面辱嚴嵩

話說小塘問道：「韓賢弟，你做的什麼夢呢？」韓生說：「小弟夢見一隻綿羊撞我一頭，又見鏡子裡面一隻鮮花，才要伸手去折，那花邁步一走，墮落深坑，復又跳出，猛然驚醒，不知吉凶如何？」小塘言道：「此夢有名無實，美中不足之兆，羊頭有角，乃是個解字，那羊撞你一頭，解元定是你中了。但鏡中之花，不過空喜。墮坑復又跳出，這是你早回頭，跳出紅塵之意。愚兄所見如此，不知賢弟以為何如？」韓生說：「兄說的也近情理，但是已中解元，又說空喜，難道解元被人奪去不成？」小塘說：「也定不住，臨時自見分明。」韓生說：「若果如此，小弟可是要出家了。」小塘說：「君子無戲言，說了不可返悔。」說著閒話，不覺走出莊去。韓生辭了三人，主僕齊上牲口，來在科場門口，下驢進場，一連三場，篇篇得意。主僕出城，回至六里屯，單等揭曉。及至到了九月二十四日，正與小塘等閒談，忽聽門外人聲吵鬧，齊往裡跑，說是韓生中了解元，前來報喜。韓生聽說，喜不自勝，打點銀錢賞了來人，忙到城中買了鄉試錄，帶回六里屯，與弟兄們觀看，說：「濟兄，你解的夢果然不錯，但那空喜之言，未必准了。」小塘聞言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如今口說無憑，再三日後自見分曉。」韓生聽了，也不理論，專等赴宴謝恩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韓生的房師名叫海瑞，與嚴嵩不和，又搭著考試官也與他不合。嚴嵩上了一本，說房師受賄，主考徇私，韓生是銀子買的解元，嘉靖爺不辨真假，竟把房師與試官降級罰俸，革去韓生的解元。聖旨一下，人人皆曉。韓生聽了這個消息，只氣的目瞪口呆，閉口無言，遲了一會，緩過一口氣來，急的他捶胸跺腳，仰面長歎。韓生的母親走將過來說：「我的兒如今中了解元，為何倒不歡喜呢？」韓生把前言說了一遍，母子抱頭大哭。小塘從外回來，明知故問，說：「賢弟，如今正該打點赴宴，為何反倒傷感起來呢？」韓生眼含痛淚，說：「兄長不消說了，中了你的話了。」遂把前言說了。濟小塘歎惜了一會，說：「此乃造化之數，不必悲傷。」將韓生引到前邊書房中坐下，徽、苗二人問韓生不悅的情由，小塘說：「中了鏡中花那句話了。」苗慶說：「這等說來，合該韓賢弟要出家了。」承光說：「這是韓賢弟說過的話，自然要如此了。」

韓生說：「出家二字且休提起，有一句話請問濟兄，既知小弟有美中不足之事，為何叫烏鴉寄信，把我母子誑進京來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弟，非是我誑你進京，只因你命中無祿，妄想爬高，所以約你前來嚐嚐這個滋味，你若參透紅塵，趁早回頭，咱好修行。」韓生聽罷，連聲歎氣，說：「雖然命該如此，也要人力，今科不中，還有下科。」小塘說：「原來賢弟未知明白。現有一本京報，上面寫著永不科用，還論什麼下科！」言罷，從袖內掏出京報，遞與韓生，韓生看了一遍，呆呆的只是發怔。小塘說：「你灰了心罷，趁早同我出家卻是正經。」韓生說：「雖然如此，現有老母在堂，小弟不能割捨。」小塘說：「既然賢弟有此孝心，我也不好強你。且自在住著，再作計議。」言罷取出一塊銀子，叫鄧存仁治辦了一桌酒席，與韓生解惱。飲酒之間，小塘說：「韓賢弟，你的功名到手又有這樣變更，雖是命之所使，皆因嚴嵩老賊欺君弄權，才有這事，待明日我把奸臣羞辱一場，權當與賢弟報報仇罷。」韓生說：「兄長免勞，不要惹他。」小塘笑道：「賢弟休要害怕，縱然惹下大禍，料也無妨。」說笑之間，飲酒興盡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小塘瞞著眾人走出門去，變作韓生的模樣，直進京城，到了東華門外，專等著閣老嚴嵩，事有湊巧，適趕著嚴嵩從此經過，小塘讓過執事，上去拉住轎欄，說：「好老賊，我今特來會你。」嚴嵩一見心中大怒，吩咐人役上前就打，小塘微微冷笑，照著人役們吹了一口仙氣，只聽著乒乒乒棍棒亂響，嚴嵩看的明白，說：「好你們這些奴才，莫非吃了酒了，為何自己打起來呢？還不與我住手！」喝住人役。開言問道：「攔轎的狂生，是何名姓，報將上來。因何前來見我？」小塘微微笑道：「問我，聽真。我乃安慶府府學生員，曾在南京納監，來至北京科舉，得中解元，姓韓名慶雲，特來問問革退解元之故。」嚴嵩說：「你的解元原是買的，已經奉旨革去，為何前來問我？這等可惡。人役們與我鎖起來，送至刑部問罪。」人役聽說，不敢怠慢，上前將小塘鎖住，拉著往東就走。

小塘時下顯弄神通，照著眾人吹了口氣，轉東向西，直往前走。嚴嵩看的明白，說：「爾等錯走路了，為何又往西方走呢？」嚴嵩只管說，人役們總聽不見，說著說著闖到紫禁城內，撞著嘉靖爺的太子。嚴嵩連忙跳下轎來，跪倒在地。這位太子原和嚴嵩不對，一見大怒，說：「好好黨，真乃膽大，竟把轎坐闖在紫禁城內，見了我佯佯不理，到了跟前才下轎。

不看你是父皇老臣，先打一頓御棍。」說話之間，一眼看見小塘，說：「鎖的什麼人？與我帶將過來。」太監答應一聲，把小塘帶到跟前，雙膝跪倒。太子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所犯何罪？從實說來。」小塘故意的滿眼垂淚，說：「千歲，微臣是安慶府秀才，南京納監，北京科舉，中了解元。嚴嵩參奏一本，說我是用錢買的，把前程革去。今日前來辯冤，撞著嚴嵩，將我鎖住，幸是遇著千歲，求千歲作主。」太子聽了，向嚴嵩言道：「嚴老兒，你也太弄權了。」嚴嵩叩頭在地，說：「千歲休聽他一片之言。他那解元原是買的，千歲不信，當面出七個題目，他若做的好時，算是老臣屈他。」太子說：「七篇太多，三篇也就是了。」言罷吩咐官宮，拿過文房四寶，寫了三個題目。頭一個是不遠千里而來，二道是雖不中不遠矣，三道是人不知而不慍。寫完傳於小塘說：「你若做的好時，仍舊還你的解元。若是做不出來，你也難免有罪。」

小塘本來是個飽學秀才，又修成半仙之體，三篇文章值的什事？將題目接過，立時作了三篇文章，呈與千歲。千歲看了一遍，滿口誇獎說：「嚴老兒，你看人家這樣文字如何，是錢買的解元？」嚴嵩接來，妄加了一些評論，說：「這是極容易的題目，他把現成的文字抄來，何足為奇。他若能與老臣聯句，才算真正才學。若是不能，還要問罪。」千歲向小塘問道：「你敢和他對麼？」小塘說：「舉子願聞。」千歲說：「嚴老兒你就出對與他。」嚴嵩想了一會，說道：

肚中無才中解元，如今革去，豈不滿而羞慚；

小塘聽了，想要趁勢罵他，遂出口對道：

心中有詐做學士，日後犯出，難免一刀苦楚。

千歲聽了此對，說：「好對法。」嚴嵩雖是心中有氣，但對著千歲不敢露出，他猛然看見小塘穿著綠袍，觸起了現成的一付舊對。說：書生聽著：

田水青蛙穿彩襖，

小塘聽了心中笑道：好一個奸賊，竟把別人的舊對子說來難我，待我就將舊句改頭換尾對他一對，奉承千歲，豈不是好。主意已定，開口對道：

上天金蟒著黃袍。

太子穿的正是黃袍，一聞此對，心中大喜，說：「嚴老兒你出的不過是個舊對，舉子的對新奇工穩，真是高才。那一舉子，你也出對，叫他對對，對來便罷；若對不上來，你可當面啐他。」小塘說：「舉子不敢。」千歲說：「有我在，不要怕他。」小塘聽說滿臉陪笑說：「嚴老大人，學生才疏學淺，沒有好句，就是『上大人』罷。」嚴嵩聽說，想了一想，上對下，大對小，人字必須對個狗字，但如此對法，不但文理欠通，且是惹人恥笑，不如就將下句對上罷。主意已定，說：「千歲，為臣對個『丘乙己』罷。」千歲說：「滿口胡言，不但文理不順，字面並不對，舉子過來啐罷。」小塘心中想道：今日只顧羞他一番，太子若要啟奏，復了韓生的解元，老賊懷著今日之恨，日後定受其害，不如早從遁中走了，以絕後患。算計已定，說：「千歲，舉子當真的要啐了。」千歲說：「只管啐罷。」小塘含著一口唾沫照著嚴嵩就啐。老賊用袍袖遮了面門，往後倒退。小塘往前就趕，此處就是金水河沿，小塘伸手把老賊的袍袖拉住，就像打架的一般，適趕著地下有塊石頭，小塘用腳往河中一跳，早借遁法走了。那一些宮官

太監一齊嚷道：「不好了，嚴先生把個舉子推在河中去了。」太子聞言，心內著忙，叫水手下去打撈，不見蹤影。太子大怒，用手指嚴嵩罵道：「好你這個奸賊，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把個舉子推在河中。人命關天，非同小事，武士們與我打這老賊。」眾多武士聞聽此言，一齊動手，把嚴嵩拉倒，拳頭巴掌打了一頓。太子喝退武士說：「暫且饒了你這老賊，權且回去，明日聽參。」言罷回宮而去。嚴嵩鼻青眼腫，手提著玉帶出東華門上轎回府，躺在床上哀聲不止，嚴世蕃聞知此信，前來觀看，父子二人恐怕千歲上本，打點了些金珠，連夜到太子的國丈李皇親家求情。到了次日，李皇親求了太子，才把此事壓下。

且說小塘從遁中出了前門，走到天橋，天色已晚，看見一座小廟，走將進去。只見中樑上吊著一盞琉璃燈，滿屋裡明亮，原來是座七聖神祠。小塘看罷，拜了幾拜就在供桌一旁盤膝打坐。那天約有半夜，忽聽的喝道之聲，睜眼往外一看，但只見對對執事分列左右，後邊一頂四人大轎，走向街西一間破房子裡去，隨後靜悄無聲。小塘趁著月光看的明白，見那門面只有一間，如何住的下這些官員？心中疑惑，等到天明，走到路西房子門口一看，房門鎖著，牆根底下放著個破缸磨子，原來是個豆腐作坊。看罷，走到對面酒舖子裡，把手一拱，說：「請問一聲，對門的豆腐房為何不開門呢？」酒家說：「相公休要提起，裡面不知是些什麼妖精，夜夜混鬧，所以房主搬出去了。」小塘說：「房主姓什名誰，現在何處？」